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銀瓶梅 第三回 陳秀才一念憐貧 裴公子兩番放餌

詩曰： 救急扶危君子忠，貪花起釁小人心。

試看善惡裴劉行，福者善兮禍者淫。

當下，陳升問及老人果售賣的價值幾何？老人曰：「售取之價有限，不過三百兩耳！」陳升曰：「三百兩金，小事也。且命家僕排上酒飯，料得老丈未用晚膳的，明日差家人送汝回盛鄉。」老人曰：「既蒙售取買了，且要先賜交白金。老拙收下，方敢領款酒飯，若不先交銀子，決不敢領情。只憂足下明日疑心不買的。」

陳升曰：「老丈哪裡話來？晚生乃是個頂天立地之人，並非吝嗇之輩，豈肯失言！請放心，只三五百之金，何是掛齒！」老人聽了，冷笑一聲，曰：「老拙今已看全，倒也見盡了這世俗之情，多少慳吝薄心陰險之人！千萬人中選無一二信行者。」

語畢，拿回瓦瓶，抽身而起。

陳升起位跑上挽留住，即命家人取出白金，一箱千兩，扛抬出放在中堂：「敬請老丈，要用多少便是。」老人就將銀錠挑取五十兩一錠，共六錠，足三百兩之數，用香囊盛起，藏入懷中，拿起瓦瓶，大步走出。

眾家人見了，大呼曰：「相公，原來此老人乃一老拐徒！且待小人等追趕拿回，明日送官究治，取還銀子，才得甘心矣！」陳升曰：「三百兩銀子是小事。他是八旬老年之人，倘趕他失足仆地跌死，實乃人命關天。想必他家貧如洗，是才將此寶物騙吾親觀，實來討借此銀子耳！不許汝們捉拿，待我親自追請他回。」

言畢，發足飛步追趕去。出門已是天初黑暗，月色光明。

只見老人飛跑趕急，至一石閘門，頭一搶撞，卻死僕於地中。陳升一見，自驚曰：「不好了，幸得吾也有先見之明，不容許家奴追拿此老丈。不料他畏懼追趕，今撞死於非命，原我之罪過。」自想過意不去。又未知他是哪方人氏？只問得姓名，不及問其鄉居。但彼有寶物銀子在身，且守候至天明，待有親誼人來承認，方免被旁人奪盜他財寶，且買備衣棺，連同財寶二物同葬，得汝九泉心息。」

言畢，將身上長罩袍脫下，蓋在老人身上，駐足守候。不一刻，這老人大呼起來曰：「陳先生也來此乎？」

陳升一見，又驚又喜，即曰：「老丈，今身體安否？」老人曰：「老拙一刻撞暈了。今回汝來追迫見君。」

陳升曰：「某來特請老丈回寒舍用過晚膳，非追趕也。且銀子乃小事，汝且拿去，用度足矣。並小瓶寶貝，晚生輩又非耍汝的，休得以此介懷！」

老人微笑曰：「果善哉，陳君也。於萬人中未得一者！吾將此瓶送汝作護身之寶，汝之尊府，吾是不到矣！」

陳升曰：「寶瓶乃老人家傳好東西，晚生斷不敢領受。」老人曰：「陳君不知有旦夕之災飛來，倘不得老拙寶瓶，不久災禍臨身，並無別物可救！如得此寶，汝及故友劉芳也無妨礙矣。」

陳升聽了，驚訝曰：「晚生平素謹守國法，不負官糧，不欠民債，不敢與人爭鬥，縱有災殃，只憑天所命耳！」

老人曰：「陳君以老拙是何人？實乃呂純陽四海雲遊，又在凡世試察善惡行止。今我以青年有善行，珍重賢良，日後前程遠大。汝陳、劉兩人身近帝邊之貴，但不日果有災禍臨身，故特將此瓶贈汝，日後有解災厄之用。且收除妖道以安邦國，皆藉此寶。今且將四十九顆蓮子納回，每日吞食一粒，食訖，不見飢餓。謹記收藏。切不可近狎污穢之所。去也！」一陣狂風，一刻不見了老人。只見星月交輝，碧空雲淨。當時，陳升望空拜謝起來，獨自歸家，已是時交二鼓。細思有此異事，又蒙神仙呂純陽點化救厄。一回府，將寶瓶蓮子收入書齋畫中，連妻子也不知之。是夜不表。

再說裴彪是日行了請貼命家丁投送，聯請劉、陳兩位義弟進府堂敘歡。

當日，陳、劉怎知裴彪是個奸險之徒？二人聞請，同往相見，弟兄呼喚，裴彪先開言曰：「昨叨二弟盛款，愚兄今天特具小酌，邀請兩位賢弟到舍一敘。」

幸蒙不棄，見東即光臨到，愚兄喜感不盡！且待兩天差家人往京都，對家君說在本土與秀士三人共結同手足之誼，待今科進場考選，定有關照，准得金榜題名。」

劉、陳聽了，喜色飛揚，不勝感謝裴兄長用情見愛。三人言語投機，一假兩真。自卯辰時候飲酒交談，至未刻方才散席收筵。

當時一刻，裴公子進內復取出白銀兩大錠，共成一百兩，對劉芳曰：「吾知二弟家貧淡泊，前之五十兩，不過供些衣裳冠履之用，別的費用俱無。今再送白銀百兩，且攜回作些燈油需用以供習讀的幫助。」劉芳搖首曰：「前日叨擾賢兄盛禮，且有白銀五十兩強使弟受之，已有愧了。但以交情意重，不敢卻返。今之百銀見賜，實出於無謂，弟斷不敢領當也。」

裴彪冷笑曰：「如此賢弟非以交心為首，視某郎百兩有限之數即要見卻，倘日後還有患難事，還有什麼捨命扶替者。吾一心以二弟清貧，至以些少之金略扶助，多有褻瀆，爾便認真，果非知我心也。」

當時，陳升見裴公子自此說來，又見他兩番贈金與劉芳，言出於真誠，便不勝歎美他是個豪俠之交、救困撫危之士！怎曉得奸狼其中用此番香餌計謀？當此便勸劉芳領受下。休多言之。劉芳被強勸一番，只得順受拜謝之。

又言談一刻，兩人告別。裴公子親步送出儀門外，陳、劉也分頭回家。不表陳升。

只言劉芳一程來至南城外，見江邊石勒渡頭有一年少女娘，在江邊痛哭，向江水淒然下拜。劉芳住足動問曰：「汝這年少婢人，乃閩中細女，何故輕出，向江邊痛哭下禮？想必投死江中，莫非汝深閨不謹，差錯行為，是一死不足惜？倘有冤屈逼凌，不妨直曰明言。某若少有可與出力者，定與汝少年弱女解紛，不必畏羞隱諱。」

那年少女娘含淚曰：「君子不必疑心。奴雖乃貧寒弱女，頗明禮節。只因先君在世，欠下債主白金五十兩，上年身故了。奴只有老母孤零，被屢次來逼取利息，不能交還，今即要交償還五十兩本金。昨天此人親到吾母家，在母面前言逼取還，如不償交五十兩之數，即要勒娶奴為第十房妾。幸得慈母不允，他即起狠惡之言，限以五日之內有足五十兩之數還他即休，如若仍無銀子交償，第五天即花轎登門強娶，決不容情。為此，奴不想留此苦命於陽間，特來喪葬於水府。一來免玷辱，二免慈母擔憂。君子不必勸奴以生，斷不在人間受此狂狃之玷辱也。」

劉芳聽了，忿然不悅曰：「五十兩銀子豈可以一少年之命道乎？」女娘曰：「家貧如洗，親者不親。哪人肯憐孤孤寡？故不得不死耳！」劉芳聽到此，不覺動起憐心，下淚曰：「世間狠漢因財逼命者不少，可惜她孤孀母女被此土惡威逼，可憫也！」又呼女娘：「不必尋死！吾有白金剛足成一百兩，五十兩一錠，共二錠，汝且攜回，將一半交還此惡逆，一半留為母女度日。就此去罷！」

少女曰：「須蒙君子盛情答救，恩同天地。但今一面未識，豈獨在此江邊受領賜銀！奴實不敢拜領。旁人觀見不雅，敬請君子移貴步至寒舍，待家母主張可否受領，方得於禮無礙也。」劉芳聞言，笑羨一聲：「光明正大女嬌娘，令人可敬！且請先步指引，待某隨後來見壽堂母。」

果行不半里之遙，少女進內，復有六旬婦人出門迎接。劉秀才只隨進內坐下。老婦請過姓名，方知是本土秀才，即曰：「多感答救小女於江邊。倘恩星到遲一刻，小女身葬大魚腹中矣！老拙還未知其由，今回歸說出，方明劉先生大恩人也。」不知果能救贈得母女如何，下回分解。